

鍾

丙子

明帝紀第三

魏書

國志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大祖愛之

常令在左右

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與之曰我基於爾二世矣每朝宴會

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唯

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二

年為齊公三年為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

魏略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養帝帝以母不以道

然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御問起

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

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為嗣故久不拜太子

帝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

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

帝即放弓箭以深 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皇后曰皇太后諾臣封爵各有差世語曰帝與朝

之後羣下想聞風來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惔語盡日象

人側聽擘既出問何如擘曰泰始皇漢孝武之傳才具

微不耳癸未追謚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

弟蕤為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

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

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

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

禹到於江夏殺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

舉火權退走辛巳立皇子冏為清河王吳將諸葛

瑾張霸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

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論功

行賞各有差各十月清河王冏薨十二月以太尉

鍾繇為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中軍大

將軍曹真為大將軍司徒華歆為太尉司空王朗

為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群為司空撫軍大將軍司

馬宣王為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

於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

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討斬

之二月辛未帝耕於藉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

鄴丁亥朝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
 營宗廟秋八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于東郊
 焉者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
 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
 父毛嘉為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
 馬宣王討之三輔決錄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
 時中常待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
 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為之
 破盡眾奴皆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
 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
 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眾奴伺其至皆迎車
 而拜徑將他車獨入眾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
 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荀彘
 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達少入蜀其

夷蜀事迹在劉封傳魏略曰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
 甚多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
 卿相之器也王益欽達逆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
 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
 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盡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知
 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
 鱗清流其相嘉樂虎心西望依平就漢一筆屬辭歡
 從之昔虞鄉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筆屬辭歡
 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胎忠愛又曰今者
 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
 以是弛固闊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鄉來
 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緝紛道路以親駭疎也若
 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保固然後徐輕騎來
 陳遠既至誰進見閑雅才辯過人眾莫不屬目又王
 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知無為劉備刺客
 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委以西
 之任時眾臣或以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
 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達既為文

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崩時桓尚皆卒達
自以壽終又在疆場心自不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
數書招之達與桓階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察表
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柔察之
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于寶城千紀曰達初入新
城登白馬塞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魏略曰
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等開門納軍達被分新城之
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孺分新城之
上庸武靈平縣為上庸郡錫縣為錫郡蜀大將諸
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魏書
時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既合
兵書致人之術且亮貪三郡知進而不知退今因此時
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並進
馬步騎五萬拒亮

兵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

平丁未行幸長安

魏略載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

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
孤之危而內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
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
尾解為亮仇敵而亮反裘負薪裏盡毛殫則此適履刻
肌傷骨及更稱說自以為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
自朕即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
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
隙置亮畫外未以為虞而亮懷季熊愚勇之智不思荆
邯度德之戒驅略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奪
馬謖高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
驚朕師猛銳踊躍咸思長驅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師之
所處荆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
之黨共受塗炭故先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
邦巴蜀將吏士民諸葛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聽束手
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魏略曰是時講言云帝已崩
師自下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太文繫
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太文繫

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論討亮功封爵增邑各有差
五月大旱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
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
任侍中常侍者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秋九
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
乙酉立皇子核為繁陽王庚子大司馬曹休薨冬
十月詔公鄉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
朗薨十二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真遣將軍費曜等
拒之魏略曰先是使將軍郝昭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
曲督數有戰功為雜號將軍遂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
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

上應詳曰魏家科法無所練也我之為人鄉所知也我
受國恩多而門戶重無可言者但存必死耳鄉還謝
諸葛便無可攻也詳自破城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
耳箭不識也詳乃去其乃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終千餘
人又昭於東救未詳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
城昭於東救未詳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
又昭於東救未詳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
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其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
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書
辭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詔嘉昭善守鄉
里乃有爾曹快人為將灼如此朕復何憂乎仍欲大用
之會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吾
數發塚取其木以為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
汝必歛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耳死復何在耶今去本
墓遠東西南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
北在汝而已南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
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
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
皇后秋七月詔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
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
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
宏等稱引云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
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
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
丁傳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
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

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
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道諛時君妄建非
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
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冬
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
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初洛陽宗廟未成
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迎
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二月己丑
至奉安神主于廟臣松之按黃初四年有司奏立二
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今此無高祖神主蓋以
親盡毀也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

年始定七廟之制孫盛曰事亡猶存祭如神在迎遷神主正斯宜矣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去平戲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上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于廟門之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真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為大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為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薨六月戊子太皇太

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太后祔葬于高

陵詔大司馬曹真入將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辛

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魏書曰行過繁

西朝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禱壇臣松之按漢紀章帝元初三年詔高邑縣祠即金壇五成陌北臘祠門戶此雖前代已行故事然為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此無事於上帝而致祀於虛壇求之義典未詳所據乙未

幸許昌宮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真等班師

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

各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

昭甄后于朝陽陵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真薨諸

葛亮寇天水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魏書曰初亮出議者以為亮軍無糧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為勞兵或欲自芟上封左右生麥以奪賊食帝旨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軍又勅使護麥宣王與亮相持頗得此麥以為軍糧乙酉皇子毅生大赦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

與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戊午太尉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疆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

行幸許昌宮甲子初進新果于廟五月皇子殷薨
追封謚安平哀王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為司徒九
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
夷將軍田豫帥眾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
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大微上將星庚
寅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邾之摩陂井中二
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為龍陂賜
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
子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

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六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

昱於太祖廟庭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

功臣祀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
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戊寅北

海王魏薨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

女非諸王女皆為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

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保塞鮮卑大人步度

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

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

根以為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

驚合為一何所威鎮乎促勅軌以出軍者慎勿越

驚合為一何所威鎮乎促勅軌以出軍者慎勿越

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以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

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興人。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

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為妻。太祖疑其有他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為銓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為之長。

乃蚩蚩若，是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朗隨母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世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魏略曰：朗游遨諸侯間，歷武文之世，而無尤也。及明帝即位，授以內官，為驍騎將軍，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數加賞賜，為起大第於京城中。四方雖知朗無能，為益猶以附近至尊，多賂遺之。富均公侯，世語曰：朗子秀勁厲，能直言為晉武帝博士。魏略以朗與孔桂俱在佞倖篇。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數為將軍楊秋使，請太祖。太祖表拜騎都尉。桂性便辟，曉博弄，躡鞠，故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喜樂之時，因言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人多餽遺。桂由此侯服，王食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其後桂見太祖，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有意於臨菑侯。因更親附，臨菑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之。及太祖薨，文皇帝即位，未及致其罪。黃初元年，隨例轉拜駙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貨，賂許為人事，事發，有詔收問，遂殺之。魚豢曰：為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無尸素。

人之刺雍熙之義著太平之律顯矣而後倖之徒但姑息
之傾邪滋多平以武皇帝之慎賞明皇帝乎十二月公孫

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計晏首以淵為大司馬

樂浪公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

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博物志曰時京

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無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

曾作遠方長吏官徒送彼縣令故義傳供食之一二年

中一鄉中輒為之儉傳子曰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

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

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

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歎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癸酉詔曰鞭作官

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

制著于今三月庚寅山陽公薨死帝素服發哀遣使

持節典護喪事已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宗華殿災

丙寅詔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廟追謚山陽公為

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

常和洽弔祭又使持節行大司空大司徒大司馬

事詔曰蓋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

功若以禪位文皇帝以順天命先帝命公行漢正朔郊

天祀祖以天子之禮言事不稱臣此舜事堯之義也昔

放勳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過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

王者也今有司奏喪禮比諸侯王此豈古之遺制而先

帝之至意哉今謚公漢孝獻皇帝使太尉具以遺制而先

乃陶唐懿德之畢也黃初受終命公于國行漢正朔郊
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斯亦舜禹明堂之義也
考遂初皇極依建允熙克讓莫朗于茲蓋子以繼志嗣
訓為孝臣以配命欽述為忠故詩稱匪棘其猶幸追來
孝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德敢不奉承微典以昭
皇考之神靈今追謚山陽公曰考獻享帝冊贈璽綬命
司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光祿大夫鴻臚為副將作大
復土將軍營成陵墓及置百官羣吏車旗服章喪葬禮
儀一如漢氏故事喪葬所供羣官之費皆仰大司農立
其後嗣為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為魏賓於是贈冊曰為
呼昔皇天降戾于漢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焚滅京都
劫遷大駕于時六合雲擾英雄起帝自西京祖唯求
定臻茲洛邑疇咨聖賢幸改乘轅又遷許昌武皇帝是
依歲在玄枵皇師肇征迄于鷄尾十有八載羣寇殲殄
九域咸乂惟帝念功祚茲魏國大啓土宇爰及文皇帝
齊聖廣淵仁聲旁流柔遠能通殊俗向義乾精承祚坤
靈吐曜稽極玉衡允膺歷數度于軌儀克戩帝心乃仰
欽心政察五典弗采四嶽之謀不俟師錫之舉幽贊
神明承天禪位祚建朕躬統承洪業蓋聞昔帝克元愷
既舉凶族未流登靈百揆然後百揆時序內平外成授

位明堂退終天祿故能冠德百王表功高嶽白往迄今
彌歷七代歲暨三千而大運來復庸命底績纂我民主
作建皇極念重光紹咸池繼韶夏超羣后之遐蹤邈商
周之勳德可謂高朗令終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非夫
漢魏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信動和民神格于上下其
孰能至於此乎朕惟孝獻享年不永欽若顧命老之典
謨恭述皇考先靈遺意闡崇弘謚奉成聖美以章希世
同符之隆以傳億載不朽之榮不魂而有靈嘉茲弘休嗚
呼哀哉八月壬申葬于山陽國陵曰禪陵置園邑葬之
日帝制錫哀并經哭之愴適孫桂氏卿侯康嗣立為山
公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
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
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
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魏氏春秋曰亮既屢
遣使交書又致巾幘
羣人之歸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執節奉詔勒宣
王及軍使已下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

之類簡不問我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
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體斃矣其能
秋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
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
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
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縣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
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
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
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
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顛等
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議韶等亦退

群臣以為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
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吾無
憂矣遂進軍幸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
己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
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宮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
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
冬十月乙丑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
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隱有聲搖動屋瓦十
二月詔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為太尉已

亥復置朔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

石于壽光縣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營陵于首陽

陵澗西如終制顧愷之啓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

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是時大治

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一百姓失農時直

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常優容之

魏略曰是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

於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欵又於列殿之

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

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常游宴在內乃選女子知

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

可自貴人以下至尚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

千數通引穀水過九龍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

吐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

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閭闔諸門闕外

翠愚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

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

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

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

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摧時之宜然非大

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

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

君子上爲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

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異於奪兄之妻

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疆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
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
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耀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
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
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所除無益
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
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
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
虜輿襯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
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負今羣公皆結
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
書以聽諫篇為善書曰是也擢臣為太子舍人且臣作
書譏為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
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
是以投軀沒身冒昧以聞惟陛下察書通上顧左右
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茂字彥林沛人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為齊
王詢為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殿

名九龍殿冬十月己酉中山王衮薨壬申太白書

見十一月丁酉行幸許昌宮魏氏春秋曰是歲張

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

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

王字玉珠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獾牛

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

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

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

又有石八卦及列宿字彗之象焉世語曰又有一鷄象

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

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
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
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
鹿鳳皇仙人之象察然成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與之符
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部本國圖
校今石文文字多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
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

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
一成行曰金當取之漢晉春秋曰氏池縣大柳谷口
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
尺高八尺白石盡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五珠之
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
鑿去為計以蒼石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
愈明馬象皆
燠徹如玉焉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
星入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
充之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巳肅慎氏獻楛矢
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
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
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

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
朕之至意也而郡國斃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
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為之陷穽乎
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
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
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
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
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秋七月高句驪
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衛等首詣幽州甲寅太白犯
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行還洛陽宮甲申有星孛

于大辰乙酉又亭于東方十一月巳亥彗星見犯
官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群薨乙未行幸
許昌宮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荏縣言黃龍見在音仕
於是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

三月定歷改年為孟夏四月魏書曰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禪于漢因循

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為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即位優

將者父之史官復著言百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

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以故仲尼作春秋於三微

之月每月稱正以明三正迭相為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為正月考之群藝厥義章矣其

改青龍五年三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
為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

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旗臣松之按魏為

黃行殷之時以建丑為正故犧牲用玄旗一用殷禮禮記云夏后氏尚黑故戎事乘黑牲用玄旗人尚白戎事乘

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黑牲用玄旗鄭玄云夏后氏以建寅為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為正物牙色白周

建子為正物萌色赤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周禮中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

以朝先代之旗即戎今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即戎 改大和歷曰景初

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

祀迎氣禘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

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歷數之序

五月巳巳行還洛陽宮巳丑大赦六月戊申京都

地震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為司徒尚書左僕射衛
臻為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
為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
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
天受命為魏高祖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
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
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孫盛曰夫
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
世也未有昔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
以厚歛致幾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
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
薨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荊州刺史

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
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
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
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
烏丸單于寇婁敷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
東率部眾隨儉內附己卯詔遼東將吏士民為淵
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自
儉還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詔青兗
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充徐豫四州民遇水
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

賑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

癸丑葬悼毛后于愍陵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為

園丘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

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

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

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

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

以始祖帝舜配號園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口皇皇

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

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

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至晉泰始二年并園丘

方丘二至之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丁巳分襄陽臨

沮宜城於陽邱邱音其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已

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分襄陽郡之郡業

縣屬義陽郡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簾駱駝銅人

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

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

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

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漢晉春秋曰

帝徒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因留於霸城直士

略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直士

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蕡譬趙

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

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

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

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

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與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

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敬言者以陛下

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被以

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士面目垢

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毳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

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

災言屢降凶惡之徒因聞而起詐當為陛下盡言是者
手又誰當干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
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瀟弟心與世
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
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汝尋有詔
勿問後為貝丘令清省得民心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眾討遼東于寶

日帝問宣王度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對曰淵棄城預
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為成禽
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
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
拒遼水後守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
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魏名臣奏載
散騎常侍何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慎故建官
授任則置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
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
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
其為固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
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

奉辭誅罪步騎數萬道路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
征無戰者或謂道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
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為僚屬名位
不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亡聖達所
戒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
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上宜有儲則無
患矣母丘儉志記云二月癸卯以大中大夫韓暨為
時以儉為宣王副也

司徒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夏四月

庚子司徒韓暨薨壬寅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蘄

鉅龍元山桑浚虹交音胡交十縣為汝陰郡宋縣

陳郡苦縣皆屬譙郡以沛杼秋公立彭城豐國廣

戚并五縣為沛王國庚戌大赦五月乙亥月犯心

拒星又犯中央大星魏書載戊子詔曰昔漢高祖創

海而墳陵崩頽童兒牧豎踐踏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
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圍百步不得使民耕牧

六月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致安樂縣秋八月

燒當羌王芒中注詔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攻討

斬注詔首癸丑有彗星見張宿漢晉春秋曰此周之

分野也洛邑惡之於是大修禳禱之術以厭焉魏書

曰九月蜀陰平太守廖廓反攻守善羌侯宕董營雍州

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濟南安太守游奕將兵討傳

淮上書督奔等分兵夾山東西圍洛賊表破在旦夕帝

曰兵勢惡離促詔淮勅奔諸別營非要處者還令據

便地詔勅未到奔軍為博所破贊為流矢所中死

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

京都海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太尉宣王

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

四萬人議臣皆以為四萬兵多得費難供帝曰四

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得費遂

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

或以為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

危制變擒淵可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壬午以司

空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閏月月犯

心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寢症不豫辛巳立皇

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以燕王宇

為大將軍甲申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漢晉春

秋曰帝以燕王宇為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曹爽對輔政中書監

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

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為明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
圖間之而于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字下
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獨在放知之
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請將以天下付
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先帝詔勅藩王
不得輔政且陛下病而不聽臣等入此即擊刀趙高也
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擊刀趙高也
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疆界之寇內有勞怨之
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相宗之業付二三
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杜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
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
代字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
入泣涕固諫帝使肇勅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
帝帝又從其言放口且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
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
肇獻即相與泣而歸第初青龍三年中壽春農民妻
自言為天神所下命為登女當營衛帝室獨邪納

福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
下詔稱揚其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
二年春正月丁亥大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
到引入卧内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
其與爽輔小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宣王頓首流涕
魏略曰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為詔既封顧
呼宮中帝所給使者曰辟邪未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
辟邪馳去先是燕王為帝畫計以為關中事重宜便道
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詔斯須復得
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詔乃召齊春
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詔視之
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腰魏氏春秋曰時太
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手目太子
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即日帝崩于
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即日帝崩于

嘉福殿

魏書曰廢于

時年三十六

臣松之接魏武以

鄴文帝始納魏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此年正月

疆銘三十五年也癸丑葬高平陵魏書曰帝容止可觀

不交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即位之後褒禮

大臣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贊務絕浮華諸殿之端行

雖動衆論決人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持彊識

耳日終不遺忘舍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

無厭倦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安秀出立髮垂

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

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

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

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

焉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闡拓

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

疾乎

明帝紀第三

魏書國志三

三少帝紀第四

魏書

國志四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

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

青龍三

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

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

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

繼承洪業榮榮在茲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

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揔率百寮以

寧社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勗乃心稱朕意焉諸所

與作官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

免為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人浣布詔大將軍太

尉臨試以示百寮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

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凋也被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

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傳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

其以火浣布為常衣會賓客宴陽爭酒失杯而汗

之偽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煇輝赫然如燒凡布垢盡

火浣素然潔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

浣布非此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

舊賦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

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

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

言其刑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

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

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

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

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不

然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

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

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

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

豕而沃之即死續丁丑詔大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

其毛織以為布南擒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

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又必
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
故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
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為新沓縣以居
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
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為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

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
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
改也又夏正於數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
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
中書令孫資為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
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
為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
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啞平冤枉理出輕微群
公卿士謹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

黃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
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
物將奚以為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
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
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
於辟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
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眾拒之

于寶晉紀曰吳將
全琮寇芍陂朱然

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冠相中琮已破
走而樊圍急宣王曰祖中民夷十萬囁在水南流
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
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對於堅城之下有

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為縻軍不能而任之此為覆軍今疆場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六月辛丑退己卯以征東將軍王

凌為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

月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群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食之既秋七月

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城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倭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衆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遣使太常以太宰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太將軍

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
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
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
荀攸於太祖廟庭臣松之以為故魏氏聖德不及荀或
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
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
他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之至凌同於日磾且潼關之危非
緒不濟楮之功烈有過典常今已酉復秦國為京兆
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

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
趙儼為司空夏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
為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為驃騎將軍右

光祿大夫孫資為衛將軍冬十一月禘祭太祖廟
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
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
曰明日大會群臣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
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
八月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
七十或癯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
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為良民若有不
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詔官
奴婢六十以上免為良人既

有此詔則宜遂為永制七八年閒而復貨年七十者且
七十奴婢及癱疾殘病並非可售之物而鬻之於市此
難解之事也
已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

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
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櫛捶
老小務崇脩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
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冬十
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

曹爽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相中
斷獲數千相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
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
衆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

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相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
卒令還然後襲破之袁淮言於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
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
自上世以來常為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
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
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敗江止繕治甲兵精其守
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
用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又行不欲遠守
少則固力專則疆當今宜捐淮漢以南南退却避之若賊
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
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
疆政修民一陵其國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
循漢而上則斷而不足為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
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為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
后已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徒
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
十縣為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

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
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
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
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
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
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
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
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
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

後園比日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
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
大夫孔晏又奏曰禮天子之宮有斷龍之制無朱
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
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
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
之願也晏又咸因闕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
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
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

邈為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為
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孫盛魏世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

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

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

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

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謚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

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

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

為丞相固讓乃止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丞相增邑萬戶羣臣

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車中太傅上書辭讓口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威推辭姦凶贖罪為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

違越先典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況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十餘上

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禮大傳又言太祖有太功大德

得議也又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

二月辛卯以司空王凌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

孫禮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

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

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未征南將軍王昶渡

江掩攻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致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

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李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

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

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大傅司馬宣王東征凌

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

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李為太尉戊寅太傅司

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將軍錄

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大清陵庚子驃騎將軍

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

者更以官為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

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為大

將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于武

庫屋上漢晉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堤以遏巢湖後

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諸葛

誕言於司馬景王曰使人而不致於人者此之謂也今

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

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從之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

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漢晉春秋曰母丘儉

中走朝議欲貶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

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為監軍統諸

軍唯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并

力計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為將遠役

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

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

為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

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

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再

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秕

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

而戰勝雖百敗可也光於再乎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

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

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

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

固亞夫堅壁昌邑而只楚自敗事有似弱而疆或似疆

而弱不可不察也今出俗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

城以致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

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

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

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

意始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

狄道之圍勅母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

淮退屯隄西界秋七月恪退還是時張特守新城魏

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為能也欲遣

還護軍會毋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

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

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

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

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

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

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

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乃授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

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

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聞死耳吳人大怒

又遷安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
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為所執略往歲偽
大將軍費禕驅率群眾陰圖闕關道經漢壽請會
衆賓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
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
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脩
為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謚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
車都尉賜銀千鉞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
焉魏氏春秋曰脩字孝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
劫之脩不為屈劉禪以為左將軍脩欲刺禪而不
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為禪左右所逼事輒不
克故殺禕焉臣然之以為古之舍生取義者必有

理存焉或感恩懷德投命無悔或利害有機奮發以應
會詔所稱聶政介子是也事非斯類則陷乎妄作矣魏
之與蜀雖為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
且劉禪凡下之主費漳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無關於
興喪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於蜀既不能抗節
不辱於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為時主所使而無故規規
然糜身於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自帝即位至于是
可謂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謂也

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
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
所得考問所傳語敕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
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苟
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

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
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勅語像
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
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
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為兵
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
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
督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
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
楊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



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
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
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
玄為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
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
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為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
特進妻田氏為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
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

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
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
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小
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
其眾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
前文王入帝方食果優人
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
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

發文王引略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臣松之案夏侯
玄傳及魏略許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違豐既誅即出
允為鎮北將軍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從甲戌太
樂浪並殺之允此秋不得故為領軍而建此謀甲戌太
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
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詭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
毀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
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
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魏書曰
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羣臣失色景王
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
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
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唯公
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
羣臣共為奏永寧宮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

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
臣冲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
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嶷廷尉定陵
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棗永寧衛尉
臣禎永寧太僕臣闕太長秋臣模司隸校尉顧昌侯臣
曾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
侯臣望武衛將軍昌武亭侯臣典屯騎校尉關內侯臣
德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典屯騎校尉關內侯臣
兵校尉臨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少陽鄉侯臣温越騎校
尉睢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
顯臣鄴博平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
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
亭侯臣毓尚書關內侯臣觀臣媛長合鄉侯臣亮臣贊
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鈐博士臣範臣峻寺稽
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群生永安萬國三祖勳
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
耽淫內寵沈漫女色廢捐講學棄厚儒士日延小優郭
懷袁信等於建始美羨殿前裸袒游戲使與保林女尚
寺為亂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
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

為讌笑於陵雲臺曲中施惟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
呼懷信使入惟共飲酒懷信使行酒婦女皆醉戲侮
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勳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令狐景
呵華勳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勳數
詭毀景帝常喜以彈彈人以此志景彈景不避首目景
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將妃后游戲無度至
乃共觀倡優裸袒為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為
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
使人燒鐵灼景身體皆爛魏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為
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志語景景魏家前後立皇后皆
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
后疏薄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
不數往定省清商丞罷熙諫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
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救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
我自爾誰能柰我何皇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及馬婉
帝悲望語景景太后橫殺我亦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
往至故處啼哭私使暴室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
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
與後官携手共行熙白後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
復以彈彈熙日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曰

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
行來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答言在耳景熙等
畏恐不敢復止更共誦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叙亂
男女之節恭孝彌頹凶德浸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
墜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及塞青令帝不可以承天緒
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耳歸
藩于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齊王踐祚耳歸
太宰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奏可於是日遷居別宮
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登齊王宮於河內重門

制度皆如藩國之禮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

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
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
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
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
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
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
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
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

綏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
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為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
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
乃更召羣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
太常已發二月待禮綏於溫事定又請璽綏太后授之
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綏手授之
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
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髮有大成之量其以為明皇
帝嗣魏書曰景王復與羣臣共奏永寧宮曰臣等聞
擇支子之賢者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
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率士
有賴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
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僕尚書亮侍中表等奉
法駕迎公于元城 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
為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謚曰厲公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

正始五年封鄆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
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
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正西廂羣臣又請以
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
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儂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
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
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
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
欣欣焉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儻德音宣顯罷朝景
類太極殿上曰若如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
卿言社稷之福也

祚齊三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祗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懷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位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於下朕雖不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立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及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

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世語曰大將軍

項儉既成天子元遠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

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引漢

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為前此知明帝紀後始有此行也

案張璠虞薄郭頌皆晉之令史璠旗出為官長薄都陽

內史璠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薄著江表傳亦

粗有條貫惟須披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官商最為鄙劣

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于寶孫盛等多采

其言以為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若往往而有之

赦淮南士民以謂為儉欽所誣誤者以鎮圉將軍諸葛

誕為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死于許昌二月丁巳

以衛將軍司馬文王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申子吳

大將孫峻等眾號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

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三月立皇后卞氏

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為列侯甲戌以征

南大將軍王昶為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

軍胡遵為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征東

大將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

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
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
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為後繼九月庚子講
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
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
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

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冤冤不
反或牽制于虜于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為之悼心其
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
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
勿有所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
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比日特
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
戰亡或沈溺洮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吾常痛之
其告征西安西將軍及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
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

王林薨

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

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

康因問顯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

禹之績高祖拔起龍顏驅帥豪傑夷秦項包舉寓內

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

為先顯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

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緒與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

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

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德皇帝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

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或劣也湯武高祖雖俱
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照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
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崇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
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餘
降為諸侯之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
謀卒滅過弋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
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救一時之權專任智力
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為人子則嚴危其親為

人君則曰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後之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慶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至日丁巳講業既畢顯亮等議曰二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莫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達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若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儔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放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矣遇於二宗其為大雅明矣少康為復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亂德不德於民澆殪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威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感豈必降於高祖哉但夏書論七篇文殘缺故勳美闕而禹載佳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為之續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行自非大雅以

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

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荅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

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與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爲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王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爲天而復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

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年異臣不足
是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
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
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
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
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
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
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
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昭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
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

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小人則哲惟帝
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
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為聖
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
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
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折曰峻對曰臣竊
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元失之四凶周
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子帝曰堯元之任鯀九載
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子言
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祭之事亦尚書

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此日先賢所疑非
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
當堯之時洪水為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
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又不進用何
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
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
於堯此蓋聖人欲盡眾心也帝曰吉元既聞舜而不
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
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
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

務施報為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
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
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
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
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
薄厚也帝集載帝自叙始生禎祥曰昔帝王之生或
未流謬為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詰聊記錄
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
日乙未直成子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輝光爰有黃
氣烟煴於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為
上魏之無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煴之氣神之精也
無災無恙神靈也齊王不弟顛覆履屣之氣神受子紹
繼皇祚以取恥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薄大路臨
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

忌荒庶不忝屬承奉丞常傅暢晉諸公贊曰帝常與
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
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為儒林丈人沈為文
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
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五月鄴及上谷
賈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並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為甘露乙丑青龍
見元城縣界共中秋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薨癸
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於上邽詔曰
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
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
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士加
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蓋與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

為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為太尉冬十月以司空
鄭沖為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為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

夏四月癸卯詔曰安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

熙為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

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為忠義都尉以旌殊行甲

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司空五月辛未帝幸

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道尚書陳騫等作詩

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

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紛良用反反其原道等

主者宜勅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脩明經
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
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吏士民為誕所誑誤者
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為凶亂盪覆揚州昔黥布逆
叛漢祖親戎隗躡違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
躬征吳蜀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
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已卯詔
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軍臨渭亭
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突出忠
壯勇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六月

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

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為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

福翻然舉眾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

以加之其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

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衮冕

赤舄事從豐厚臣松之以為壹畏逼歸命事無可

時之宜未得遠遵式典固應量才受賞足以疇其

來情而巳至乃光錫入命禮同台鼎不亦過乎於

招攜致遠又無取馬何者若使彼之將守與時無

如其憂危將及非奔不叛而愧辱孰甚焉

嘉靖九年補刊

魏志四

二十四

緣在始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
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
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
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王謀反韓
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
簿宣隆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為誕所
殺所謂無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為
騎都尉加以贈賜光示遠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
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眾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

誕三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為京觀所以懲
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為聞喜
新鄉為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搃六戎營
據丘頭內夷群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
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為武立明以武平
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也夏五月命大將
軍司馬文王為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
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
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袞功曹應余獨身捍
衮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復署

余孫倫使使蒙伏節之報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

二十二年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

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衣當獲之

送交流余前以遺騎追逐去城十里相賊曰侯音狂

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存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

惡心當思反善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君以被重創

若身死君全險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血淚俱下

見其義烈釋衣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

荆州後表門閭賜穀千斛祭醢太祖聞之嗟嘆良久下

傳亨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

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

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二老五更

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博史然後六合承流下

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内侯王祥履仁秉

義雅志淳固關内侯卬小同温恭孝友帥禮不忒其

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群司躬行古禮

焉漢晉春秋曰帝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土禮樂

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况於人乎祥事別見呂虔傳

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吏舉孝廉

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

玄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叙爵莫美

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

嘉靖十年刊

鬼六白

三

所宜式叙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魏氏春秋曰小同詰司馬文王對曰否文王猶疑而鶴之卒鄭玄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人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曰耆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為更以此驗知應為叟也臣松之以為邕謂更為叟誠為有似是歲青龍黃龍仍見頻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孰是

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漢晉春秋曰咸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冬而惡之

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漢晉春秋曰帝見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為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佃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劔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

東晉之綱
糾一至於此
崩極矣
卿亮高貴鄉
公薨
止馬昭所充之
深而以此云何
法將此也
已交刃清
動觀于百
嘉靖十年補刊
鬼志曰
二二

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
 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
 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臣松之以為習鑿
 齒書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
 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
 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
 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後曰吾子行矣于寶晉紀曰成
 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為今日
 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魏氏春秋曰戊
 子夜帝自將穴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
 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兩有司奏却日
 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木后遂拔劔升輦帥殿中宿
 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
 散猶稱天子手劔奮擊眾莫敢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
 倅第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霹晦冥魏未
 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
 獲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
 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皇太后令
 軍士皆放仗倅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

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為

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異可成濟而情性暴戾

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

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

天地所覆載吾即密有令語大將軍不可以奉宗

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

尚幼謂當改心為善殷勤執據而此兇忿戾所行

益甚舉弩遙射吾宮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

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此兇具聞

自知罪重便圖為弒逆賂遺五左右人令因吾服

自知罪重便圖為弒逆賂遺五左右人令因吾服

藥密行酖毒重相設計事已覺九露直欲因際會舉
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
侍王業國語曰業武陵人後為晉中護軍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
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之危殆過於累卵吾老
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遺意不遂社稷顛
覆為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即馳語大將軍得先
嚴敬言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
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為前鋒所害此兒既
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
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

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書王經凶逆無
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
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
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
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素令
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
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
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
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
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為可加恩以王

禮葬之太后從之

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壘澗之濱下車數乘

不設旌旄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

掩面而泣悲不自勝臣松之以為若但下車數乘不

設旌旄何以謂不如是之甚者

使使持節行中護軍

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

卯群公奏太后曰殿下聖德光降寧濟六合而猶

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令書皆稱詔制如先

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

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

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

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

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勅將士不得有所

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依丁第太子舍人濟

橫入兵陣傷公遂至墮命輒收涼州行軍法臣聞人

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

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

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

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臣周之權以安社

稷之難即駱驛申勅不得迫近蕃輿而濟遽入陣

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

墮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

自下之汲古本作射
較此本則當以汲古本
為是

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勅侍御史收濟家屬

付廷尉結正其罪魏氏春秋曰成濟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弟之方瘡

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不

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三台婦人不達大

義以謂濟不得便為大逆也然大山所軍志意懇切

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之使使知本末也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鸞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馬後擢為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熒陽數日

而難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為名字難犯而易

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字子也甘露二

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

公六月甲寅入於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

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

相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

如前奏諸群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

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已未故漢獻帝夫人

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夫人为獻穆

皇后及葬車服制度比日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

右僕射王觀爲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夫後太宗者降其私親况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爲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

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周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宜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并中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
貊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
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
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
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
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
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
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於侯和維遁走是歲
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廷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
固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最爾小國土狹民寡而
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
耕種沓中刻剥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
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為易今使征
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
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蹙討若
擒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
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

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卯立皇后
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
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
以司徒鄭冲爲太保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癸丑特
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

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大尉鎮西將軍鍾
會爲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
安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
爲衆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

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

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顛爲司

空已卯進晉公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

漢晉春秋
曰晉公既

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並請王顛曰
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
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
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
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
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
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夏五月庚申

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

宣文侯爲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晉景王六月鎮

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

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
于相國府
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初自平蜀

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諸軍犄角赴救七月
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
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
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
桀逆逼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懾相
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
領軍司馬晉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
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

將王起說會姦逆凶且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
率三十萬衆西行討會曰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
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
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為鄉侯琇撫爵關內
侯起宣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為部
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為驃騎將軍九月戊
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辛未詔曰吳
賊政刑暴虐賦歛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勅交阯太
守鎮送其民發以為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
承王師平定巴蜀即糾合豪傑誅除句等驅逐太

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與去
逆即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
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
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交趾
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
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為
督交趾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
慰邊荒乃心款誠形於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
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
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
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
忠感悅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為使持節都
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
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為下人所殺冬十
月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
武殊塗勳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
師旅以威暴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脩
文教示之軌儀不待已然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
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
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曆世幸

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拓定庸蜀役不
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闇巴漢平
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趾僞將呂
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
縣請為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眾叛吳以助北將
軍為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垂遠人各有
心僞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眾叛
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
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
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喻

威德開示仁信使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
徐紹水曹掾孫或昔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僞南
陵督才質開壯或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
還以或為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語皆以
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筭自古
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
侯或兼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
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
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
為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為

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蔄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脩第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織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

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摠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迹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柱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元月乙未大赦戊

午司徒何曾為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
為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為驃騎將軍征南大將
軍陳騫為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
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
勲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
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授冊禪位于
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
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魏世譜曰封帝為
陳留王年五十八
大安元年崩
謚曰元皇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

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
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
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
誅夷齊主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
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
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
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三少帝紀第四

魏書 國志四

后妃傳卷第五

魏書

國志五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鄭皇后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
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
二妃嬪嬙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
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

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未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

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

魏書曰后

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年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

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為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

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
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諸
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

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脩及清河

長公主劉早終丁養子脩子脩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

殺之都不得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

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

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不顧又不

應太祖却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

曰貞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

為嫡加有子脩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

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

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

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

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

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

以答魏書曰后生子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

集齊太祖常得名當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

大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文帝為太子左右長

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
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
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
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
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為難二十四年拜
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
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戒
國內死罪二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
尊后曰王太后及踐祚尊后曰皇太后稱

后生子儉及古本作
后生子儉較是

尾卷

永壽宮

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極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法也

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自太后太

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長壞國法及

自見帝不以為言 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

更愈明以問周宣宣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

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 魏書又曰太后每

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往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

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

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

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

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為太后弟秉起

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厨無異 明帝即位尊太后曰

勝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

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

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

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 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

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

帝乃追諡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

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

崩七月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

魏略曰初太后

七年追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為昭烈將軍

弟秉當建安時得為別部司馬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

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為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

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為足邪故 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

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

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

當其實簡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

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年

一顯由是遂見親敬為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

薨于暉嗣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

誠款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

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

為變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又分

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

爵封蘭弟琳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為

高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為光祿大夫位特進封

雖陽鄉侯妻王為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為順

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為陳留王皇后時琳

已沒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

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人后三歲失父魏書曰逸

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儻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

和五年十一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王

衣覆其上若常共在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若

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

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恠問之后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能

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

女工用書為學當作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

末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己誠不知書何由見之

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

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

亂而多見寶物匹夫無罪懷寶為罪又左右皆饑

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

善郎從后言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

后母性嚴侍詔婦有常后數諫母先不幸早終嫂年少感

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

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

於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魏略曰熙出在幽州

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何如

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

入表尚府有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

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

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衆多乃雅彼斯祚耳所願廣求

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

任氏鄉黨名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

有見私之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

守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有憂怖盡夜泣

武宣皇后今疾使差何速也此後我言耳憂愈甚後得

后見后如此宣皇已平復后乃懼宣皇七年正月大

此真孝也宣皇已平復后乃懼宣皇七年正月大

宣皇已平復后乃懼宣皇七年正月大

宣皇已平復后乃懼宣皇七年正月大

宣皇已平復后乃懼宣皇七年正月大

宣皇已平復后乃懼宣皇七年正月大

宣皇已平復后乃懼宣皇七年正月大

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

人並受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

便賜死葬于鄴魏書曰有司奏長秋宮帝璽書

其人所以饗國以長垂祚復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

其自負愚陋不任榮威之事加以衰疾敢守微志璽書

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發疾秋涼乃更迎

是異乎所謂為小惡邪則不應假為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

善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則落良有以也明帝即位有

司奏請追謚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

別立寢廟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道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

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

德紹承洪業至孝承承通於神明遭離廢憂每勞謙讓先

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正於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

讓著於幽微至行顯於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

神靈嘉祥為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

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

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

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

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

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

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太和元年

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十追封逸謚曰敬

侯適孫像龍衣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二

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

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

叙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
月后母薨帝制總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
以后舊陵庫下使像兼大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
十二月改葬并朝陽陵像還還散騎常侍青龍二年
春追謚后兄儼曰安成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以
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
尉三年薨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
暢嗣又封暢弟溫韓豔皆爲列侯四年改逸儼本
封皆曰魏昌侯謚因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君又
追封逸世婦張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

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
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正昔高
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執陶唐商周
代興周人上推后穆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
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美則歌中呂
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又頌之曰厥初生民時
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闕宮有恤實
實其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示之盛
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高宗皇帝道三世
彌隆廟祔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

各配無窮之祥三於文昭皇后應月六靈符誕育明
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
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闕宮也而未嘗不毀之制
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寧示後
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
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
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木以暢
為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為起大第車駕親
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為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
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

騎將軍謚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
薨追封謚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
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父郭氏從弟真為
之後承甄氏姓封真為平原侯龍衣公主爵

孫盛曰於禮婦

人既無封爵之典况於孩未而可建以大邑平真自異族
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為甚陳羣
雖抗言揚事引事比並然肯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
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尹民具爾瞻
宰輔之職其可略哉晉諸公贊曰真字彥孫司馬景王
輔政以女妻真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
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類繁為婚真雖無才學而
恭謹謙順甄溫字仲舒與郭妻及真等皆后族以事宜見
寵咸熙初封郭建為臨渭縣公惠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
戶温本國侯進為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真鎮
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真温三人位特進真為
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遠貴當世真暮年官更轉為

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濟王儉當之藩惠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謀請時及嘉之世祖以此望焉由此出惠為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奉疾薨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諡恭公太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齊王周事故能不豫終會喪其才短然亦以退靜之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為列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為列侯后兄儼孫女為濟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為廣樂鄉君

文德聖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魏書曰父永官至南

郡太守謚敬侯母姓董氏即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即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晉中王也而有異焉

遂以女王為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為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為嗣后有謀焉太子即王位后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為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悅如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脩易曰家道正而天

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鬻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為皇后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

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求壽官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

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后蚤喪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

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無

為罰首魏書曰后常勅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五年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

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没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柰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官時表留宿衛欲遇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

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過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
乎明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
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
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為騎都尉其年帝追謚太
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遷表昭德
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及孟
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
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為法青
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
首陽陵西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
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

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歛漢波髮覆面
帝哀恨流涕命殯於太皇太后皆如甄后故事漢晉春秋曰
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棘塞口遂
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常懷忿怒泣問甄后死狀郭
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離死父為
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劫殯者使如甄后故
事魏書載哀策曰維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
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親奉冊祖載遂親
遣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空車之向路
肯三光以潛翳就黃墟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
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
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愍
予小子乳紫摧傷魂雖未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帝進表爵為觀津侯增邑

五百并前千戶遷詳為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
為觀津敬侯世婦董為堂陽君追封謚后兄浮為
深里亭戴侯都為武城亭孝侯成為新樂亭定侯

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為列侯詳薨子釗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為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即帝位以為貴嬪太和元年立為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即中初明帝為王始納河內虞氏為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為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紕還鄴

宮進嘉為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駭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

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溥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弱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其此之謂乎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

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謚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為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

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
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
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
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會散騎常侍後徙為羽林
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
反叛遂没入宮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叔
父立為騎都尉從父芝為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
立為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寧宮追
封謚太后父滿為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

太后母杜為邵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

曰諸郎之中芝最壯直
先時自以他功封侯

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

真出養甄氏真及建俱為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
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咨
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毋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
命而以為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

高平陵西

晉諸公讚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疆
問泰始中疾其子叡嗣為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哀漢乘非其

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為天追觀陳羣
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曲垂憲範乎

卷之二